

圍

爐

詩

話

國爐詩話卷之三

或問曰初盛中晚之界如何答曰商周魯之詩同在頌
文王厲王之詩同在大雅閔管蔡之常棣與刺幽王之
旻宛同在小雅述后稷公劉之豳風與刺衛宣鄭莊之
篇同在國風不分時世惟夫意之無邪詞之溫柔敦厚
而已如是以論唐詩則初盛中晚宋人皮毛之見耳不
惟唐人選唐詩不分人之前後卽宋元人所選亦不定
也自品彙嚴作初盛中晚之界限又立正始正宗以至
旁流餘響諸名目但論聲調不問神意而唐詩因以大

晦矣品藻又多收景龍應制詩立初唐品華典重之說
錢口口謂其人介于兩間不可截然割斷是矣猶未窮
源蓋唐人作詩隨題成體非有一定之體沈宋諸公七
律之高華典重以應制故然非諸詩皆然而可立爲初
唐之體也如南宋兩宮遊宴張掄康伯可輩小詞多頌
聖德祝昇平之語豈可謂爲兩宋詞體耶詩乃心聲心
由境起境不一則心亦不一言心之詞豈能盡出于高
華典重哉是以宋之問過佳人則有妒女猶憐鏡中髮
侍兒堪感路旁人徐安貞聞箏則有曲成處

詞意通憐玉指寒銀鎖重關聽未闌不如眠去夢中看
杜審言春日有懷則有寄語洛坡風日道明年春色倍
還人大酺有梅花落處疑殘雪柳葉開時任好風沈佺
期迎春有林間覓草纔生蕙殿裏爭花併是梅又應制
有山鳥初來猶怯轉林花未發已偷新過嶺詩通籍流利郭
元振寄劉校書有才微易向風塵老身賤難酬知己恩
張說幽州新歲詩感慨淋漓涓涓湖山寺詩閒適自賞又
有云繞殿流鶯片幾樹當蹊亂蝶許多叢蘇頌扈從郭
杜間詩有雲山一一看皆美竹樹蕭蕭說不成諸公七

國朝詩話卷三

二

律不多而清新穎脫之句已有如此使如中晚之多更何如耶大酺題從本是典重之題而梅花落處雪山一等猶自忍俊不禁況他題而肯作伐鼓撞鐘驚海上城上平臨北斗懸等語耶劉得仁晚唐也禁署早春詩亦用沈宋應制之體使大歷開成人不作他詩只作應制詩吾保其無不高華典重者也况景龍應制之詩雖多而命意布局使事無不相同則多人只一人多篇只一篇安可以一人一篇而立一體詩既雷同則與今世應酬俗學無異何足貴哉盛唐博大沉雄亦然蓋浩然

有坐時衣帶紫纖草行卽裙裾掃落梅張謂有櫻桃解
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王灣有月華照杵空悲妾
風響傳砧不到君萬楚有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如殺
石榴花誰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子美之却
繞井欄添箇箇何經花蕊弄輝輝等不可枚舉皆是隨
題成體不作死套子語也詩必隨題成體而後臺閣
山林閨房邊塞旅邸道路方外青樓處處有詩子美
備矣太白已有所偏餘人之偏更甚絕無只走一路
者也宏嘉賸盛唐只走一路學成空殼生硬套子不

圖爐詩話卷三

問何題一概用之詩道遂成異物七律盛唐極高而篇數不多未得盡態極妍猶三百篇之正風正雅也大歷已多開成後尤多盡態極妍猶變風變雅也夫子存二變而宏嘉人嚴擴大歷開成識見高于聖人矣

詩乃一念所得于一念中唐宋體有相參處何況初盛中晚而能必無相似耶如杜牧之華清宮詩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語無含蓄卽同宋詩又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語有含蓄却是唐詩

宋人乃曰明皇常以十月幸驪山至春還宮未曾過夏
此與譏薛王壽王同席者一等村夫子宋元鑄曰欲眠
未穩奈何秋盡更殘風雨多且向夜窗憑檻望幾聲
寒蟬碧烟蘿並不透脫此又與明詩相近矣

問曰三唐變而益下何也答曰須于此中識其好處而
戒其不好處方脫二李惡習得有進步左傳一人之筆
而前厚重後流利豈必前高于後乎詩貴有生機一路
乃發于自心者也三唐人詩各自用心寧使體格少落
不屑襲前人殘唾是其好處識此自眼方開惟以爲病

國朝詩前 卷三
必受瞻盛唐之惑忠不可以常忠轉而爲質文春不可
以常春轉而爲夏秋初唐不可以常初唐轉而爲盛唐
盛唐獨可以七八百年常爲盛唐乎活人有少壯老上
木偶人千百年如一日

開成已後詩非一種不當概以晚唐視之如時挑野菜
和根煮雪滿長安酒價高之類極爲可笑平淺成篇者
亦不足觀至如落花之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五更
風雨葬西施節使筵中之幕外刀光立從官牡丹起句
之邀勒東風不早開衆芳飄後上樓臺齊筵始覺春風

貴妓人之劒截眸中一寸光薄命曾嫌富貴家瘦去誰
憐舞掌輕巾李義山之九泉莫歎三光隔又送文星入
夜臺別妓之枕上相看直到明憶妾之從此山頭似人
石丈夫形狀淚痕深之類皆是初唐人未想到者故能
發學者之心光豈可輕視初盛大雅之音固爲可貴如
康莊大道無奈被沈宋李杜諸公塞滿無下足處大盛
人不得不鑿山開道開成人抑又甚焉若抄舊而可爲
盛唐韋柳溫李之倫其才識豈無及宏嘉者而絕無一
人識法者懼也

以初盛視中晚如京朝官之于下僚以初盛視宏嘉如京朝官之于蒙金木偶

問曰先生嘗言三唐與宋元易辨唐明難辨者何也答曰此爲宏嘉派言之也若唐明易辨則二李俗學爲人指弊盡矣安得蹶而復起耶世亦有厭賤俗學者而意中陰受其害祇求好句不論詩意則其所謂唐詩止是宏嘉人詩也讀唐人之詩集則可以知其人之性情學問境遇志趣年齒如韻語陽秋之評太白者可以見太白詩從心出故也讀明人詩集了無所見以作者效唐

八皮毛學之者又倣其皮毛畧無自心故也夫唐無二
盛盛唐亦無多人而自宏嘉以來百千萬人百千萬篇
莫非盛唐豈人才獨盛于明瑤草同于竹蓀蘆葦乎此
何難知逐臭者不知耳

竊自謂能辨唐明惟吳為六十年前視唐明皆如
蘭蕕五十年來視唐明之善者如野岸草花而引嘉之
詩同于大穢不然不為能辨唐明也

劉長卿云孤城背嶺寒吹角獨樹臨江夜泊船一本作
獨戍子意獨戍為是有戍卒處堪泊船也及讀地志其

地有獨樹以乃知古人詩不可輕議

唐詩紀事王之渙涼州詞是黃沙直上白雲間坊本作
黃河遠上白雲間黃河去涼州千里何得爲景月河豈
可言直上白雲耶此類殊不少何從取証而盡改之
楊升菴調羣蘇州西澗詩是獨憐幽草澗邊行行與憐
相懸似勝

劉長卿過賈誼宅詩云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
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只言曾誼而
已意自見

岑參寄杜拾遺云聖朝無闕事自耻諫書稀反言以見意也宋人識其爲順從以活句爲死句矣呵呵

用古能道意述事則有情劉禹錫送館閣出尹河南者云閣上掩書劉向去門前修刺孔融來是用古述事者也楊巨源贈張將軍云知愛魯連歸海上肯令王翦在頻陽是用古道意者也至若戴叔倫之陳琳草檄猶在王粲登樓興不賒韓翃之才子舊稱何水部使君還繼謝臨川則浮泛無情開宏嘉門徑

句中不得有可去之字如李端之開門見新月即便下

堵拜卽便有一字可去于謂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旆出石頭上四字可去

盛唐不巧大歷以後力量不及前人欲避陳濁麻木之病漸入于巧劉長卿云身隨敝屣經殘雪皇甫冉云菊爲重陽雨開巧矣柳子厚之驚風裂戾芙蓉水桂嶺瘴來雲似墨更著色相姚合送使新羅者云玉節在船清海怪則更險急爲避陳濁麻木不惜也如右丞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極是天真大雅後人學之則爲小兒語也

韻語陽秋云次瀟汎淵等字不可趁韻湊平仄而倒用
之余謂芊芊悠悠等字亦不可獨用一字

古今詩話云王右丞終南詩譏刺時宰其曰大乙近天
都連山接海隅言勢位蟠據朝野也白雲迴望合青靄
入看無言有表無裏也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言思
澤徧及也欲投何處宿隔水問樵夫言托足無地也余
謂看唐詩常須作此想方有入處而山谷又曰嘉穿盤
者棄其大旨而于所過林泉人物以爲皆有所托如世
間商度隱語則詩委地矣山谷此論又不可不知也

唐人詩有平頭之病如寶叔向之遺書珍重舊事淒涼
去日兒童昔年親友唐彥謙之淚隨紅蠟腸比朱絃梅
向好風柳因微雨亦當慎之

唐詩情深詞婉故有久久吟思莫知其意者若如走馬
看花同于不讀

右丞送人云不行無可養行去百憂新切切委兄弟依
依向四鄰當置三百篇中與蓼莪比美其曰秋風正蕭
索客散孟嘗門十字抵一篇別賦

唐人作詩意細法密如崔護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

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改
爲人面祇今何處在以有今字則前後交付明白重字
不惜也昔有好捉人詩病者謂某句出于前人某句亦
未必然余曾有試燈詩云雪月梅花三白夜酒燈人面
一紅時今說崔護詩乃知古人受誣者多矣前人詩句
甚多後人自當有相同者那能顧慮但作者嚴絕三偷
惟求自盡吾意偶同勿論也

詩意大抵出側面鄭仲賢送別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
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人

自別離却怨畫舸義山憶往事而怨銷瑟亦然文山正而詩出側面其道果然

詩之似雕琢也有故意多言少煉多就少似乎雕琢雕琢非詩也

唐時詩人不肯苟同所以能自立僧齊已見韋蘇州仿韋體作數詩以投之韋大不喜獻其舊作乃極嘉賞曰人人自有能事何得苟同老夫耶樂天義山詩體絕異樂天見義山詩愛重之極謂曰吾死後當爲爾子故義山名其子曰白老宏嘉貴人莫不收抬同調互相標榜

李杜不死高舉復生以並誘無識蓋唐人務實明人務
名子瞻所謂羣兒自相名字者也

詩思太苦則爲方干太易則爲子瞻消息其間甚難

古人咏史但敘事而不山已意則史也非詩也山已意
發議論而斧鑿錚錚又落宋人之病如牧之息嬌詩云
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畢竟恩亡緣底事
可憐金谷墮樓人赤壁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
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用意隱然
最爲得體息嬌廟唐時稱爲桃花夫人廟故詩用露桃

赤壁謂天意三分也許彥周乃曰此戰係社稷存亡只恐提了二喬指大不識好惡宋人之不足與言詩如此張又新贈妓詩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成眠夢用襄王神女事也幽閨鼓吹譏之曰不眠安得成夢此亦淺處何以不見耶

杜棕以西川節度移淮南溫飛卿題其林亭云卓氏壩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爲兩地分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杜氏貽之千緡使明人作此題非排律幾十韻則七律四首說盡道德文章功業名位必不作此一

絕句又如此輕淺造語杜氏亦必以爲輕已風俗已成
莫可如何也應酬詩不做爲善不得已做之慎勿留稿
入集

貞觀之詩未脫齊梁後雖有陳子昂復古尚求易俗其
詩傷于重滯故唐詩紀事前十四卷不能起人意

紀事詩不可不慎韋應物云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
刺許遠失實免哉

宋明粗醜物傳于今者多過砂礫唐人好詩却不得如
尉遲匡暮行潼關云明月飛出海黃河流上天美人踏

歌云芙蓉初出水桃李忽無言塞上云夜夜月為青塚
鏡年年雪作黑山花不得全篇

應制詩右丞勝于諸公

張籍辭李師道辟命詩若無感君纓緇意繫在紅裙襦
二語卽徑直無情朱子譏之是講道理非說詩也

元微之云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調黃鐘
已前極下之聲須以管色定絃也 李遠贈寫御容者
曰初分隆準山河秀乍點重瞳日月明畫法先自後眼
也 王建琵琶云用力獨彈金殿響風聲飛出四條絃

用力謂撥絃按入寸也唐詩固有本領卽此三詩見之

范傳道見題壁句云一鳩啼午寂雙燕話春愁謂是子
瞻作子瞻不敢當曰此乃唐人得意語子瞻可謂大雅
君子矣苕溪漁隱衍爲七言曰話盡春愁雙燕子喚回
午夢一黃鸝卽不貴矣可見七言難于五言後人不及
前人

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澹澹風爲有富貴氣象
者正是宋人死句唐人則曰因從京口渡使報邵陵王

問曰如先生言詩竟不用聲色耶答曰非也古人最惡
著色著色卽是醜態而聲調已不可不論詩豈能盡絕
聲色乎尤所重者在意耳有意則有聲色如紅稻啄餘
鸚鵡粒亦善無聲色如杖藜嘆世者誰子亦善無意總
不善

沈雲卿龍池篇後人以爲初唐之冠冕者也國秀集才
調集却不收可知唐人眼光固別嫌死句也

唐詩讀之往往不知其意何在宋詩開卷了然明詩有
語無意反不能測

陳陶隴西行云五千貂錦喪胡塵必爲李陵事而作漢
武欲使匈奴兵毋得專向貳師故令陵勞攘之一念之
動殺五千人陶譏刺此事而但言閨情唐詩所以深厚
也余于明末邊事感慨殊多若如宋張舜民之青銅峽
裏章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如波波似雪將軍莫
上望鄉臺靈州岸上千條柳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
關長別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以此措詞意旣不欲如隴
西行之措詞誰其諒之同于不作吾不知如何而可以
作詩也

薛能云盜邪用法原非法唱和求才不是才二語在唐爲最下落節語在宋爲常談在明爲有意之語

于李杜後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惟韓退之一人既欲自立勢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奇崛之路于李杜韓後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惟李義山一人既欲自立勢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深奧之路義山思路既自深奧而其造句也又不必使人知其意故其詩七百年來知之者尚鮮也高棅以爲隱僻又以爲屬對精切陸游輩謂無題爲艷情楊孟載亦以艷情和之能不使義山

失笑九原乎淺見寡聞難與道也

詩豪之名最爲誤人牧之項王廟詩求豪反入宋調章
碣焚書坑亦然唐司空圖云詩須有味外味此言得之
建除藥石等詩兒童所爲也

具文見意又有如樂天挽微之云銘旌官重威儀盛鼓
吹聲繁國簿長後魏帝孫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陽極
其鋪張而無哀惜之意白傅自作墓誌但言與劉夢得
爲詩友不及于元則二人之隙末故詩如是也

唐小說所載纖手垂鈎對水窗紅蕖秋色艷長江宋人

不能造也

陳去非云唐人苦吟故造語奇且工但韻格不高倘能取唐人詩而綴入少陵繩墨中速肖之術也詩必先意次局次語去非之說倒矣

劉禹錫咏鶴云徐引竹間步遠含雲外情脫盡粘滯唐詩措詞妙而用意深知其意固覺好不知其意而惑于其詞亦覺好如崔國輔魏宮詞李義山之青雀西飛白雪竟陵讀之亦甚樂也

楊誠齋謂杜詩對食甞餐還不能七字有三意余謂後

山之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五字中有三意

覺範謂詩至義山爲一厄蓋嫌其使僻事而不察其用意之深猶是歐蘇氣習也詩人大抵言過其實如子瞻所言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唐人秘奧盡此自所作詩不負其言者有幾覺範反是所說不逮所作詩句無定體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葉文敏公驟卒于東師門下士皆辭館去余偶誦石丞秋風正蕭索客散空宮門不勝悲感此是送別然移作哀挽尤妙

賀黃公曰唐人稱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惟有高適今

讀其送田少府貶括蒼贈別晉三處士九日酬顧少府
崔司錄宅宴大理李卿諸詩豁達磊落掃盡寒澁瑣媚
之態

又曰盛唐諸家雖深淺濃淡奇正疎密不同咸有昌明
之象惟常建詩如入黔蜀觸目舉足皆危崖深箬其間
幽泉怪石非中州所有而陰森之氣逼人共高山臨大
澤篇與長吉無異此唐風之始變也

又曰詩求可喜必先去可厭如常建之諸峯接一塊
畢竟不穩不穩則不雅

又曰疎率自任元次山之本趣也然有過于輕樸者王季友詩磊塊有筋骨但亦務寒苦以見長如雀鼠晝夜無知我厨廩貧宛然間仙又有日月不能老化腸筋骨僻澁太甚必涉鄙俚不逮賈孟也

又曰詩有一意透快畧不舍著而不管其爲佳作者沈千運孟雲卿是也沈之近世多天殤喜見髮髮白孟之爲長心易憂早孤意常傷語皆入妙但讀其詞皆羽聲角調無宮商之音

又曰劉長卿絕句不減盛唐人次則排律此體初唐爲

工而元和以還牽湊重複可厭惟隨州乃能接武前賢
至七言律之妙有勝于盛唐人者設機以泄其功倍矣
抱襲者不肯爲耳

又曰長卿開元至德間人編詩者列之中唐有故其集
有古調有新聲盛唐人無不高凝整渾隨州五言律詩
始收歛氣力歸于自然首尾一氣宛如面語其後遂流
于張籍一派益事流走景不越于目前情不踰于人我
無復高足濶步包括宇宙綜覽人物之意孟郊詩亦
有語真意近機圓體輕者然不佻不纖隨州乃作態

矣

又曰詩忌意隨言盡錢起登覆金山遇道人第二篇南
溪春耕詩其結處轉筆可謂水窮雲起

又曰郎士元詩不能高而有談言微中之妙淡語中有
腴味如亂流江渡淺遠色海山微河來當塞曲山遠與
沙平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龍磬風枝動懸燈雪屋
明蕭寂而不入苦寒

又曰高仲武謂李嘉祐綺靡婉麗涉于齊梁由未見後
來溫李輩耳

又曰貞元以前人詩多樸重韓翃有名于天寶詩乃修詞逞態有風流自賞之意

又曰韋蘇州冰玉之姿蕙蘭之質粹如謠如箴目不足而沁心有餘

又曰韋詩皆以平心靜氣出之故近有道之言宋人以韋柳並稱然韋不造作而柳極鍛煉也

又曰盧綸詩以其而入妙 蔡系工于寫景故能近人
二皇甫殊勝二包取境不遠而神幽韻潔有涼月疎風殘蟬新雁之致 李端過于平熟時作一態新警可

喜耿漳舊傳荒寂之景故鍾譚所表章皆當顧況
有氣骨七言長篇粗硬中雜郎語有高調非雅音而棄
婦詞雖繁絃促節能使行雲不流庭花翻落公孑行如
見純袴之狀

又曰中唐多佳句其不及盛唐者氣力減耳雅淡則不
能高渾沉靜則不能雄奇清新則不能深厚至貞元以
後苦寒放誕纖縟之音作矣惟李益風氣不墜
又曰讀于鵠詩惟恨其少

又曰詩有美不勝收而品居中下者亦有一言無可舉

而不得不奉爲勝流者以丰度言也知此可與定羊直
州士謬之詩矣貞元後集中有好詩易無惡詩雖羊詩
求一惡字不可得

又曰于頔官襄陽頗酷虐李涉工詩以逢人惟說岷山
碑爲諷如是足矣若歐陽公于嬰元獻不免尋問

又曰呂溫不及錢劉而氣亦勁重蒼厚其孟冬蒲州關
河亭作云雪霜自此始草木當更新嚴冬不肅殺何以
見陽春其人可知

又曰大歷以還詩尚自然子厚始振勵篇琢句雕起

類靡而蕩穢濁出入騷雅無一字輕率其初多撝蹊
刻神峻味冽後亦漸近溫厚如高樹臨清池風驚夜
來雨寒月上東嶺泠泠踈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
一鳴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不意王孟外復有此
詩

又曰宋人詩法以韋柳爲一體更有憂樂也柳搆思精
嚴章出手少易學韋易以藏拙學柳不能覆短東坡有
云外枯而中腴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足以當之中外
皆枯亦何足道哉自是至言

圖爐詩話卷三

又曰劉夢得五言古詩多學南北朝近體多雜古調五古是其勝場可喜處多在新聲變調尖警不含蓄者七言大致多可觀

又曰夢得佳詩多在朗連響亮時作主客以後始自踈縱與白傅唱和者尤多老人衰颯之音七律雖有美語亦多熟調名宿猶爾可不愜愜送李侍郎白河南尹并除本官贈令狐相公鎮太原等詩或切其地或切其人或切其事與景八面皆鋒

又曰王弼州謂盧仝月蝕詩是病熱人誕語前則任華

後則此君皆乞兒唱長短歌博酒食者余甚快之但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寒窗疑是君却是勝流語

又曰貞元元和間詩道始雜各立門戶孟東野最爲高深渾厚如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艸心報得三春暉真是六經鼓吹

又曰李賀骨勁而神秀在中唐最高深渾厚有氣格奇不入誕麗不入纖雖與溫李並稱西崑溫李纖麗而長于近體七言古效長吉余不得神

黃公此言高識過人遠矣

又曰品藻以張王並列極當張籍喜爲哀婉之音有嬌

弦玉指之態仲初妙在不舍蓄有曉鐘殘角之音人但
言仲初宮詞如食熊而取腦也司業律不佳排律尤劣
方回亦以爲一體列之爲式陋矣

又曰白詩不高論詩却高微之少陵草誌敘詩與樂天
書樂天與元九書深得六義之解 白實清綺之才樂
府雜律詩極多可觀而受病有二一務多一強學少陵
率爾下筆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選白詩者從無精識
喜恬淡則兼收鄙俚尚氣骨則非削風藻

又曰詩至元白又一大變矣兩人雖並稱而却有不同

選語之工白不如元波瀾之潤元不如白白于蒼莽中
時存古調元精工處亦雜新聲 微之自是輕艷之才
排律動數十韻雖有秀句牽湊亦多惟樂府多佳作
又曰李紳以歌行自負樂天亦稱之今不可見惟留追
昔遊集耳其詩頗有體格少以憫農詩爲昌溫所賞二
絕盛傳呂之賞鑒不謬沈下賢集不傳宋人取稗史夢
中詩成集可笑

又曰賈島詩最佳者終以卷首古意爲尤五言詩實爲
清絕有孟襄陽不能過者其句多是深思靜會得之

聞仙有精思而無快筆往往意工于詞而好用倒句又
是一病 效賈體者多專意中聯忽畧首尾故人都少
之 紀事謂閩仙變格入僻以矯元白愚謂元白之艷
已自諱之亦何足矯當矯者鄙俚率直也賈古詩此病
亦多郊寒島瘦元輕白俗病摠在乎俗酸陋亦是俗元
白有袒裼裸裎之容閩仙有囚首垢面之狀好色而滿
怨誹而亂均傷大雅

又曰姚合之武帝自知身不死教修玉殿號長生覺顧
況之豈知今夜長生殿獨閉空山月影寒味索然矣

喬曰詩固貴意而意猶不足以盡詩姚顗同是唐入詩
意又同而相去甚遠詞爲之也

又曰秘書與閻仙善兼效其體古詩氣格近之而無其
酸近體如酒熟聽琴酌詩成削樹題過門無馬跡滿宅
是蟬聲看月嫌松密垂綸愛水深弄日鶯狂語迎風蝶
倒飛皆甚新警爲宋人所尊

又曰朱慶餘不解古詩近體惟工絕句如公子行閒從
結客冶遊時忘却紅樓日暮期醉上黃金堤上去馬鞭
相斷綠楊絲末句應次句寫匆匆歸景頗上添毫

又曰周賀詩清刻恨不脫僧氣章孝標與其子碣詩格俱卑碣尤力弱

又曰張祜宮體諸詩皆淺淡惟金山寺詩自以爲敵基母潛靈隱寺禪院詩余謂可敵王濟北固詩

又曰杜牧詩惟絕句最多風調餘不能然杜秋詩至我昨過金陵聞之爲歎歎詩意已足以後引夏姬西子等則十紙難竟又有指何爲而捉等是豈雅人深致不及琵琶行多矣其七言律亦極有佳致李羣玉憶舊詩云玉鱗寂寂飛斜月素艷亭亭對夕陽高標編入古詩

殊謬當仍原集作排律耳詩品品彙皆作素手余意其
不切梅本集作素艷艷字韻不高而穩文山在晚唐不
染輕靡僻澁之習五古有素風少警拔其子淵李不爲
亦不能也

又曰飛卿之才能瑰麗而不能澹遠能尖新而不能雅
正能矜飾而不能自然其警慧處殊不易得顧華玉極
口詆之如苧蘿之女使之負薪矣七古句雕字琢腴而
實枯遠而實近然亦秀色可餐應對之才不必責之幹
理也五言律尤多警句七言律實自勗人溫之與李五

有高下飛卿十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芙蓉極力
描寫豪奢不及義山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
涯而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不及飛卿後
主荒宮有晚鴉飛來只隔西江水之含蓄音謂義山詩
思深而大溫斷不及而溫之釣渚別來應更好春風還
爲起微波寧不淡遠大抵古人難以一語斷盡

又曰飛卿子憲集不傳杏花詩流傳人口店香風起夜
村白雨休朝殊有鳳毛憲發第後訴父用曰蛾眉先妬
明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此意

慰人意李未聞有賢子補曰樂天極愛義山詩謂之曰
吾死當爲爾子義山因名其子爲白老然無樂天一字
也觀此可知張承吉事成于氣激固憐于才者也余每
讀明妃李廣句必爲泣下敘述感動千載後人知將門
有將矣顧東橋頗有佳句功力不深自是盛唐故訕飛
卿毀人可以自成爲李杜也易矣

又曰義山綺才麗骨作古詩乃學少陵頗能賡補而終
有鏡好鸞空舞簾疎燕誤飛等語碑詩亦甚肖韓得
石鼓歌氣概造語更勝之補曰少陵詩是義山根本得

力處敘甘露之變二長韻律及杜工部蜀中離席可驗
此意惟王介甫知之時有病義山詩骨弱者故作韓碑
詩以解之直狡獪變化耳

又曰魏晉以降多工賦體義山猶存比興

又曰劉滄極有高調終卷無收羣者但精神處亦少

又曰詞不足者須理有餘大珪不琢非率直也邵謁詩
直是粗硬

又曰馬戴與賈島姚合同時而敘于晚唐猶錄劉之裡
中唐也其詩惟寫景爲工征婦嘆最妙人不知過

又曰項斯詩亦甚可喜共來高閣看星坐著白衣裳把劍行宋人遵之號折句法輾轉相效惡聲益耳

又曰劉駕詩多直而馬上猶殘夢爲誠爲傑作寄遠詩亦工桑婦詩不惟妙于摹擬更得性情之正而諸選不之及

又曰喻鳧效閩仙人稱賈喻唐人所推之滄洲遠釣隱紫閣負僧期宋人所推之木落山城出潮生海棹歸硯和青霜凍簾對白雲飛今皆不見集中則知散失者多矣

又曰晚唐人詩余最喜于濱曹鄴鄴詩鍾譚表章殆盡
讀詩不收一篇何也其擬古曰國色久在室良媒亦生
疑樂下曲曰戰鼓聲未齊烏鵲已相賀戍客南歸日莫
波汨羅水迴君忠孝腸古宴曲曰燕娥奉卮酒低鬟若
無力十戶手胼胝鳳凰釵一隻高樓齊下視日照羅衣
色笑指負薪人不信生中國此數篇當借矜矜之採
又曰寫景詩雖不嫌雕刻亦須以雅致者爲佳如鄭集
之茶烟閒瓦雪鶴跡上潭水劉得仁之勁風吹雪聚過
鳥啄冰開乃可如許棠之曉嶂猿窺戶寒湫鹿臥冰

字不雅許崇以洞庭詩得名數篇之外皆枯寂無味

又曰李洞造語之精如掃石月盈帶瀝泉花滿篩古柏
行之結根生別樹吹子落鄰峰秋日之片雲穿塔過孤
葉入城飛宿道院之墜果敲樓瓦高燈映鶴身送行腳
僧之毳衣沾雨重棕笠看山欹送鄭先輩歸觀隼陰僧
向瀑泉聲裏看鳥穿仙掌指間飛穿天心山月脇而成
者也其終南詩之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煙縮數千里
于目前

又曰無可詩如秋澗流泉波濤不興亦自清冷可讀如

碧寒微幾里雲白已終宵霧交高頂草雲隱下山燈夜
雨吟殘燭秋城憶遠山不在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
之下

又曰三羅並稱此詩無傳比紅兒不足觀唐人謂隱才
雄而疎鄴才精而致鄴七言律詩亦卑淺惟絕句工妙
如長安春雨云半夜五侯池館裏美人驚起爲花愁關
一寶山至今猶爲人盜用

又曰羅隱表啟不讓溫李詩帶粗豪氣絕句尤無韻度
酷類宋人亦有佳句但不能首尾溫麗隱不得意于

舉場故善作佳條之言如滿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
歸去來瀾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激昂悲壯
喬謂隱之風從昨夜吹銀漢淚擬何門落玉盤非終身
困蹟者不知其悲妙岸草詩云生處豈容依玉砌要時
還許上金尊說盡我輩苦情尤悲在次句其一年兩度
錦城遊篇亦不易多得

又曰隱善于使事投錢鏐詩云鹽車顧後聲方重火井
鏡來焰始浮尊爲伯樂望以孔明一匡唐室不止感恩
而已喬謂鏐稱臣于梁隱諫曰大王據江海之固人共

奈我何縱不能興復王室何必交臂事賊鏐意隱不得志于唐自必懷憾聞此甚重之則昭諫非聊爾之詩人也

又曰讀皮口休松陵集詩不爲佳于筆墨外高韻可飲由神明襟度勝耳一從事祿入幾何既以給其地之高流又沾他郡之賢者讀其五賦諸篇使人神往襲美詩序或多或寡皆踈落有古意集中詩多宋調吳體尤可憎四聲聲韻離合迴文俱無取吾重之以其入以其

文

又曰薛能詩雖不惡原無當于高流至若青春背我堂
空自髮催人故故生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
日間已是宋人惡道而詩輕太白功薄武侯何無忌憚
齋曰余初謂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是唐
室難扶悔入仕路耳後見此種甚多信爲妄人

又曰李中詩雖淺而有閒澹之致林寬詩賈派也其
少年行云報讐衝雪去乘醉臂鷹還亦佳又有鄭鑑
邯鄲俠少年行云夜渡濁河津衣中劍滿身兵符初習
都匕首刺秦人報士非無膽高堂念有親昨緣秦苦趙

來往大梁頻道得未二句其人可知惜不見其集 曹
松亦買派其天垂無際海雲白久晴峯裂條難定鳥缺
月易依山刻畫尤精其集嘗以己亥歲首篇爲冠 方
于寒食詩最佳寫得山林出色 崔塗張翥張蠙皆有
入情之句喬之兄弟江南身塞北雁飛猶自半年餘夜
來因得思鄉夢重讀前秋轉海書蠙之長疑卽見面翻
致久無書塗除夜之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
肉連轉于僮僕親是真詩不得概以爲晚唐塗律詩一
氣幹旋有如口談得張水部之深旨如併聞寒雨多因

夜不得鄉書又到秋正逢搖落仍須別不待登臨已合
悲皆本色語之佳者春夕一篇自不待言張翥亦有一
氣貫串之妙尤能作景語如華山之樹黏青霜合巖夾
白雲濃題鄭侍御別業之雲霞朝入鏡猿鳥夜窺燈送
許棠之夜火山頭寺春江樹杪船皆佳而有景終年住
無機是處閑又真率而妙 李昌符寫景最刻畫無寒
澁之態如樹盡禽棲草冰堅路在河忽驚鄉樹出漸識
路人多又破月衝高樹流星拂曉虹數家分小迳一水
截平蕪敘景如在目前

又曰鄭谷詩以淺切而妙如酒醒薛砌花陰轉病起漁
舟鷺跡多飲澗鹿喧雙派水上樓僧踏一梯雲眠窗日
煖添幽夢步野風清散酒醒村逢好處嫌風便酒到醒
時覺夜寒如此者多終傷薄弱絕句是一名家 秦韜
玉詩無足言獨貧女怨之每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
嫁衣裳爲古今口實

又曰紀事品彙並無劉兼兼詩不高而有逸致如蓮塘
小飲風隨艇月榭高吟水壓天白鷺獨飄山面雪紅蕖
全謝鏡心花春怨尤佳結云獨倚畫屏人不會夢魂才

到成樓邊可爲韓致堯驂乘

又曰韋莊詩飄逸尤善寫豪華之景聞再幸梁汴云興
慶玉龍寒自躍昭陵石馬夜空嘶贈邊將之手招都護
新降虜身著文皇舊賜衣甚爲警策

又曰詩最不宜強所不能吳融近體亦有情致至作長
歌大都可笑

李咸用樂府有羊質虎皮之恨古調高言可妄效哉

杜荀鶴在晚唐爲至陋不成人語而鍾氏所錄不惟蒼
朴高猶竟似有道者之言而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

千古透論其集中佳句如一溪寒色漁收網半樹斜陽
鳥傍巢秋登嶽寺雲隨步夜宴江樓月滿身寒雨漸疎
簫菊晚風時動小松陰甚佳恨只一聯又鄙俚者太
不堪

又曰詩至晚唐而壞極何待宋人大都綺麗則無骨鄭
谷李建勳最甚朴澹則少味李頻許棠尤無取焉甚則
粗鄙陋劣則有杜荀鶴僧貫休其人焉貫休懷素草書
歌有云忽如鄂公喝住單雄信秦王馬上搭著東木槊
又何異將詞平話耶又曰從他人笑從他笑地覆天翻

也只寧豈不可醜李建勲詩格最弱而情致迷離亦能
動人如殘牡丹詩全無骨氣却有倚門流目之態輕佻
者亦喜之春雪云全移賸律何方去似誤新鶯昨日來
梅花寄所親曰雲鬢自沾飄處粉玉鞭誰指出牆枝皆
纖冶能眩人目惟迎神一篇不媿名家張司業之耳孫
高季迪之鼻祖也胡曾咏史詩淺直可厭而才調集所
載有可觀者安定集中當更有好詩惜未之見

又曰楊升菴謂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一派
學賈島其詩不過五言律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

一串帶過後聯謂之腹聯極其用工最忌使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深刻思之故曰吟成五個字撚斷數莖鬚其于詩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撚鬚不讀古而苦吟撚斷數莖骨何益余意用修以此爲空疎之病則可但兩家詩派自分其後人得失亦有別張主言情語多平易賈專寫景意務雕鏤文昌佳處在樂府歌行委婉諷諭捨之而摹其淺近者固爲庸劣閨仙古詩雖氣格不靡而多酸陋五言律推敲良具苦心學之者專務于此故有出藍之美而派中有善學不善

學之分不可概輕之

又曰賈詩寫眼前事亦出于杜但少陵不專一體亦有使事及言情者

又曰詩之亂頭粗服而好者千載只淵明一人而王無功得其彷彿

又曰詩與樂通聲宜廉直忌粗厲雅音不獨斥淫哇并去噪噉也吳少微富嘉謨力矯頽靡而張說比之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起靡之功獨歸之陳正字

又曰唐無李杜便當首推摩詰秋水芙蓉倚風自笑不

足盡之庶幾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耳

又評孟浩然曰詩忌闕孟獨靜詩忌板孟最闕然律詩
有一篇如一句者又有有上句卽有下句者稍涉于輕
乃知有所避卽有所犯 孟詩極平熟之句當戒

又曰王江寧錢唐江上是誰家江上女兒金勝花吳王
在時不敢出今日公然來浣紗直以西施譽之借吳王
作波妙甚喬謂此種詩思宋人已絕

蘭爐詩話卷之四

三

韻語陽秋云太白樂府于綱常三致意焉君道也臣之義不篤也東海勇婦恐父子之義不篤也上繼田恐兄弟之義不篤也笠篋謠恐朋友之義不篤也雙燕篇恐夫婦之義不篤也攷其行事友人路亡爲之懼寧又收其骨送蕭十一之魯拳拳于稚子伯禽于諸弟各贈以詩致雍穆之情則父子朋友兄弟皆庶幾矣惟是從永王璘合于劉又合于魯娶于宋又攜金陵之妓則君臣夫婦爲有間焉

蘇子由云李白詩類其爲人俊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
喜名而不知義之所在也言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
難言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哉唐
人李杜首稱甫有好義之心白不及也予謂宋人不知
此與不獨三百篇卽說唐詩亦不得實太白冒懷有高
出六合之氣詩則寄興爲之非促促然詩人之作也然
酒學仙用兵游俠又其詩之寄興也子由以爲賦而譏
之不知詩何以知太白之爲人乎宋人惟知有賦子美
紈袴不餓死篇是賦義詩山谷說之盡善矣其餘比興

之詩蒙蒙耳

元微之云子美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
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
兼昔人所獨專古來詩人未有如子美者李杜並稱觀
李之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
差肩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辭韻大或于言次猶數
百豪氣邁而風調清屬對排工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
能窺其藩籬况堂奧乎

碧溪詩話云子美四韻詩及絕句味之皆覺字多以字

字不閒故也他人長篇殊無可讀所謂一人滿天下三人滿一隅余謂詩有意故字不閒

三山語錄說子美登慈恩寺塔云調是譏天寶事泰山忽破碎言人君失道也涇渭不可求言賢不肖混雜也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言京師與天下俱無綱紀也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思聖君而不可得也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邱刺酒色也黃鵠去不恩哀鳴何所投言曲江輩之去位也君看隨陽雁各有稻梁謀言小人之素餐也不如此解則詩與題全不相關矣樂天海國

屏風言李訓鄭注之誅宦官與子美同意

黃常明說子美古柏行云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
邱山重爲難進易退非招不往不露文章世已驚不辭
剪伐誰能送爲先器識後文藝與吐露者異

又云杜詩之草有害于人曾何生阻修芒刺在我眼焉
能待時秋憤邪嫉惡思清王室也又觀打魚之設網提
網萬魚急刺聚斂也能者操舟疾苦風排突波濤挺叉
入刺巧宦剝民也

又云子美用經語如車鄰馬蕭蕭未嘗別人一字如

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
朝月升金掌王春度玉墀
濟潭鱗發發存草鹿呦呦皆渾成殿重

山谷少時誤以薛能之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
故生爲杜詩孫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山谷因此而知杜
詩高雅大體山谷謂謝師厚之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
兒女拜燈前絕似老杜余謂謝勝于薛矣若出于美富
更雅重然學杜詩者至此極矣更欲進步須是范希文
專志于詩又是一生困窮乃得

錢■云黃魯直學杜不知杜之真脈絡所謂前輩

騰餘波綺麗而擬其橫空排奐奇句硬語紉展翫其
不識杜之大家數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而點綴其尖新
雋冷單詞隻字

子瞻王定國詩集序曰太史公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
雅怨誹而不亂是變風變雅焉觀詩之正乎發乎情止
乎禮義賢于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乎情止乎忠孝豈
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首推子美豈非流落
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秦少遊云蘇李高妙曹劉豪逸阮陶冲澹謝鮑峻潔徐

唐詩卷之九
原藻麗子美兼有之

葉夢得云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細雨著水而爲漚
魚浮而淪大雨則伏而不出燕體輕微不能勝猛風惟
微風則有頡頏之致全似未嘗用力所以不碍氣格晚
唐人爲之則有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粉柳織金梭矣
詩以一字爲工人皆知之如杜詩之江山有巴蜀棟宇
自齊梁則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自二字而
吞吐山水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言外八力不可及
隱居詩話云夏竦評子美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

塗端意主肅宗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憲
宗在儲時作也

神禹身爲度聲爲律天生是人平九州之水土以安措
萬古生民其所作爲如鑿三峽開龍門驅龍役鬼以成
之非人力所及子美之詩無問莊語放言莫不成文成
象豈非身爲度聲爲律乎其上掩風騷下薄徐庾高出
一時曠絕百代豈非驅龍役鬼鑿三峽開龍門乎天生
神禹以立三才天生子美以主詩道皆非人力之所能
至神禹之功于諸聖人中未見有二子美之詩雖如太

白猶不及焉蓋太白詩如厲鄉漆園世外高人非有關于生民之大者也

詩出于人有子美之人而後有子美之詩子美于君親兄弟朋友黎民無刻不關其念置之聖門必在閔損有若間出由求之上生于唐代故以詩發其胸臆有德者必有言非如太白但欲于詩道中復古者也余嘗置杜詩于六經中朝夕焚香致敬不敢輕學非子美之人但學其詩學得宛然不過優華衣冠而已元微之極推重杜詩而自不學杜先得我心知彼知己者決不妄動

杜詩云扁舟老空去無補聖明朝又云明朝有封事數
問夜如何又云一朝自罪已萬里車書通又云舜舉十
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又云公若
登台鼎臨危莫愛身又云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
思捐軀其于君父之倫畧舉數言心術可見而弟兄朋
友黎庶之憂愛不可勝舉不置之六經中何處可置竊
謂朝廷當特設一科問以杜詩意義于孔孟之道有益
從來李杜並稱至此不能無軒輊

杜詩是非不謬于聖人故曰詩史非直指紀事之謂也

紀事如清渭東流劍閣深與不紀事之花嬌迎雜佩皆
詩史也詩可經何不可史同其無邪而已用修不喜宋
人之說并詩史非之誤也

子美悶詩曰捲簾惟白水隱几卽青山聯中無悶悶在
篇中讀其通篇覺此二句亦悶宋明則通篇說悶矣
唐人謂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相今看右丞詩甚佳而
有邊幅子美浩然如海

子美羣山萬壑赴荆門等語浩然一往中復有委婉曲
折之致溫飛卿過陳琳墓詩亦委婉曲折道盡心事而

無浩然之氣是晚不及盛之大節字句其小者也

側身天地更懷古迴首風塵且息機十四字中有六層
意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有八層意詩之
難處在深厚更難于深子建詩高處亦在厚

孤雁詩鮑照云更無聲接續惟有影相隨切題而意味
短矣子美云孤雁不飲啄飛鳴猶念羣誰憐一片影相
失萬重雲力量自殊

子美之詩多發于人倫日用間所以日新又新讀之不
厭太白飲酒學仙讀數十篇倦矣

讀杜集粗語笨語有之曾無郭廓語

學杜詩者宜全集俱讀勿止守七律學其七律者宜諸詩盡讀勿止守三峽樓臺淹日月萬里悲秋長作客秋興首篇之前四句敘時與景之蕭索也淚落于叢菊心繫于歸舟不能安處夔州必爲無賢地主也結不過在秋景上說覺得淋漓悲感驚心動魄通篇筆情之妙也

子美在夔非是一日次篇乃薄暮作詩之情景與首篇經崔段等兵事變亦不免騷動故曰孤城又以窮途而

當日著詩懷可知依南斗而望京華者身雖棄逐凄凉而未嘗一念忘國家之治亂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與范希文同一宰相心事也猿聲下淚昔于書卷見之今處此境誠有然者故曰實下浮沓猶上天已不得還京故曰虛隨離昔年之盤省而獨卧山樓寂寞之地故曰盤省香爐遠伏枕山樓粉堞隱悲館日斜吟詩詩成而月已在藤蘿蘆荻只以境結而情在其中

第三篇乃晨興獨坐山樓望江上之情景故起語云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信宿與日日相應信宿漁人還泛泛言漁人日日泛江
則已亦日日坐于江樓無聊甚也清秋燕子故飛飛言
秋時燕可南去而飛飛于江上似乎有意者然子美此
時有南適衡湘之意矣匡衡抗疏功名薄謂昔數房珣
次律而罷黜也劉向傳經心事違言已之文學傳自其
祖審言將以致君澤民今不可得也同學少年多不賤
五陵裘馬自輕肥既無賢地主又無在朝憶窮交之故
人夔州之不可留也決矣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悲世卽悲身也第

三首猶責望同學故交此則局面更不同矣王侯第宅
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別用一番人更無可望也直
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北邊能振國威西邊
不至羽書狎至宜若京都安靜有可還居之理魚龍寂
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魚龍川在關中秋江謂夔
江欲還京則無人援引欲留夔則人情冷落去住俱難
未句真有匪兇匪虎率彼曠野之嘆李休甫一疏賀野
無遺才而使賢士淪落至此元宗末年政事其不亡者
幸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
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
一卧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結朝班此詩前四句言元
宗時長安之繁華也第五六句叙肅宗時扈從還京官
左拾遺作春宿左省晚出左掖送入南海勒碑端午賜
衣和賈至早朝宣政殿退朝紫宸殿退朝題省中壁諸
詩之時故言宮扇開而得見聖顏也一卧滄江驚歲晚
言今日已衰老也幾回青瑣朝班回還也歸也點去
聲義同玷字謙詞也此語有夢字意含在上句卧字中

在他人爲熱中在子美則不忘君也 凡讀唐人詩孤
篇須看通篇意有幾篇者須合看諸篇意然後作解庶
幾可得作者之意不可執一二句一二字輕立論也秋
興八首皆是追昔傷今絕無譏刺且肅代時干戈擾攘
日不暇給何曾有學仙之事宿昔詩之王母是比楊妃
此八首中絕無此意宋人詩話謂此詩首句言天子次
句譏學仙次聯應首句第三聯應次句名爲二字貫串
格其胸中無史書時事固非所責獨不可于八首中通
求作者之意乎唐人詩被宋人一說便壞莫如之何

此詩前六句皆是興結以賦出正意與吹簫篇同體不可以起承轉合之法求之也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言兩地絕遠而秋懷是同不忘魏闕也故卽叙長安事而曰花萼夾城迎御氣言此二地是聖駕所常遊幸而又曰芙蓉小苑入遊愁則轉出兵亂矣又曰珠簾繡柱不關人而圍黃鶴錦纈牙樯無人跡而起白鷗則荒涼之極也是以可憐又嘆閭中自秦漢至唐皆爲帝都而今乃至于此也漢鑿昆明池武帝遊幸之盛事猶可想見今則纖

絲已虛夜月石鯨鱗甲惟動秋風振蒲沈沒蓮房墜露
荒涼之極至于關塞極天非夷狄卽叛臣一家漂蕩于
亂世可悲孰甚焉

昆吾御宿三聯皆敘昔之繁華必元宗時事肅宗草草
無此事也絲筆句追言壯年獻賦及天寶六載就試尚
書省并疏救房琯事也獻賦不得成名就試乃爲林甫
所掩奔進賊中萬死一生以至行在僅得一官又以房
琯事被斥忍飢餓匍匐以入蜀幸得嚴武以父友親待而
武不久又死子居夔門進退維谷其曰白頭吟望苦低

垂千載下思之猶爲痛哭 若宋人作此八首詩自必
展卷知意不須解釋而看過卽無回味 此詩及義山
之無題飛卿之過陳琳墓韓偓之落花諸篇皆是一生
身心苦事在其中作者不好明說讀者不能卽解 子
美秋興人不當知知之者無狀 第四首金鼓振羽書
遲似昇平可望矣而第六篇言圍黃鵠幾于無人第七
篇更甚何其不倫也此必有故當更求之或振是震之
訛遲是馳之訛乎 昔年文采動天子今日飢寒趨道
旁是綠華句之注脚

子美只宿昔一篇壓倒太白清平調宮中行樂諸詩

杜詩無可學之理詩人久道化成則出語有近之者如韋左司之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義山之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王介甫之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劍里勝壺頭是也亦有天降名世匠心出語近之者如范文正公之雷霆曰有犯始可報吾親寸心如春草思與天下共王伯安之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峯頭話月明是也詩人字句步趨全不相干李詩亦然

竟杜詩好處極難入頭入得有益乎已竟杜詩不好處
極易覓得乎已畧無所益近世有人塗抹杜詩宋不行
世自謂高識實無見于杜也讀其自作真台塗抹杜詩
馮定遠曰東坡謂詩至子美爲一變蓋大歷間李杜詩
格未行元和長慶始變此實文字之大關也然當時以
和韻長篇爲元和體但言時代則韓孟劉柳左司長吉
義山皆詩人之赫赫者也

又曰太白雖奇而語多本于古人子美直用當時語而
古人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也

又曰古來善讀齊梁詩莫如子美瑕瑜不掩餘人望影
子語耳

又曰庾子山詩太白得其清新子美却得其縱橫處

又曰千古詩人惟子美可配陳思王

又曰或問老杜學何人而致此答之曰風雅之道未墜
于地識大識小各有其人子美焉不學而未有常師也
又曰胡孝轅學問所自不出李千麟詩刪而是非老杜
失鬱儀校水經注直據俗本二公皆有重名而舉事如
此何況餘人

賀黃公云不讀全唐詩不見盛唐之妙不遍讀盛唐諸公詩不見李杜之妙也

又云杜詩惟七言古始終多奇不可枚舉五言律亦前後相稱五古之妙雖至老不衰然其尤精者如玉華宮羌村北征畫鵲行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佳人夢李白前後出塞俱在未入蜀時後雖有寫懷早發數章奇亦不減終不多得餘但手筆妙耳神完味足似不如前惟七言律則失官流徙之後日益精密在蜀時猶僅風流瀟灑夔州後更沈雄溫麗如詠諸葛

之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言簡意盡明祀
之一去紫臺連朔漢陽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
面瓊珮空歸月夜魂生前寥落死後悲涼一一在目言
戎馬之害則昨日玉魚蒙葬地平時金盃出人間寫景
則高江急峽雷霆鬪古木蒼藤日以昏返照入江翻石
壁魑雲擁樹尖山村咏角鷹之一生自微知無敵百中
爭能恥下韉感慨則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
風真一代冠冕

又日晚登瀛上堂曰懷其望已甚不復夢周孔有憂時

之心具濟時之識者也

又云毛詩出車采芣杖杜三篇一氣貫串章斷意聯妙有次第千載後得其遺意者惟少陵出塞數詩節節相生必不可刪後出塞五章亦有次第不可刪喬曰黃公可謂知詩者矣文長不能全載具在戲酒園詩話中不可不讀

姜堯章云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矣爲此語甚善

又云人之所易言我寡言之人之所難言我易言之自

不俗

又云花心用柳對是兒曹語然不工亦是病

又云小詩精深短章醞藉大篇須開闔乃妙

又云句中無利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有餘味篇有餘意斯盡善

禪人之于公案有所悟入而後有語話分不然自心與教義俱無所用詩須于唐詩有所悟入而後可作詩不然自作則爲宋人學唐則爲宏嘉人

讀詩與作詩用心各別讀詩心須細密察作者用意如

何布易如何措詞如何如織者機梭一絲不紊而後有
得于古人只取好句無益也作詩須將古今人詩一掃
掃却空曠其心于茫然中忽得一意而後成篇定有可
觀若讀時心不能細入作時隨手卽成必爲宋明人所
困

人不能苦思力索以自發心光而惟初盛之摹造句必
有晦色蒙氣飲狂泉者以爲宛似古人却不知宛似處
正是晦色蒙氣由其不尋詩意于我身心有關著否
不覺耳學十九首以至學溫李皆然

凡偶然得句自必佳絕若有意作詩則初得者必淺近
第二層猶未甚佳藥之而冥冥構思方有出人意外之
語更進不已將至焚却坐禪身矣

晚唐多苦吟其詩多是第三層心思所成盛唐詩平易
似第一層心思所成而晚唐句遠不及盛不能測其故
也

人若時刻係念于詩而不肯輕易遣句得句亦不輕易
成篇其詩縱不如唐必有精彩能自立若平日心不在
詩遇題卽作縱有美才詩必淺陋

詩而從頭做起大抵平常得句成篇者乃佳得句卽有意便須布局有好句而無局亦不成詩

得句而難成篇時最是進退之關不可草草完事草草便成滑筆矣興會不屬寧且已之而意中常有未完事偶然感觸大有元想奇句

學業之能自立先須有志則能入正門後須有識則不惑于第二流之說人自有其心思工力爲大爲小各有成就無志無識永爲人奴而反自以爲大家爲復古

學業須從苦心厚力而得恃天資而乏學力自必無成

縱有學力而識不高遠亦不能見古人用心處也楊大年十一歲卽試二詩二賦頃刻而成後來詩學義山唯咏漢武帝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乞米住長安稍有氣分其西崑詩全落死句未能變歸萬一文章不脫五代陋習以視歐蘇真天淵矣非學不膽識卑近也識爲目學爲足有目無足如老而策杖不失爲明眼人有足無目則爲瞽者之行道也今日作詩于宋明暗語留一絲在胸中縱讀書萬卷只成有足無目之人

問曰先生誅斥偽杜詩嗜盛唐何不自爲真者乎答曰
非子美之人不敢爲子美之詩七百年來唯范希文王
伯安匠心出筆有子美氣分陳去非能作杜句而人非
其人詩無關也且二李將盛唐弄壞學者未得入盛唐
先似二李大可畏人鄙人豈有遠志但欲不爲人奴身
得自由而已

問曰獻吉風節可觀又何以學杜而反壞答曰彼若以
心而出何患不成一家之詩病却在學杜長杜之氣於
不成詩耳

問曰學中唐者寧遂免人奴之誚答曰學盛唐詩乃天經地義安得有過過在不求其意與法而做效皮毛苟如是以學中唐亦人奴也余謂盛唐詩厚厚則學之者恐入于重濁又爲二李所壞落筆先似二李中唐詩清清則學之者易近於新穎故謂人當于此入門也總之古人詩文如乳母然孩提時不能自立不得不倚賴之學識既成自能捨去宏嘉之詩如一生在乳母懷抱中竟不成人故足賤也誰于少時無乳母耶長吉義山初時亦曾學杜旣自成立如黑白之相去此無他能用自

心以求前人神理故也

學古則窒心騁心則違古惟是學古人用心之路則有入處

問曰先生何不自選一編爲唐人吐氣答曰不能也唐人作詩之意不在題中且有不在詩中者甚難測識必也盡見其意而後可定去取自揣何所知識而敢去取全唐乎唐人詩須讀其全集而後知其境遇學問心術唐人選唐詩猶不失血脈元人所選已不能起人意于鱗選之惟取似于鱗者鍾譚選之惟取似鍾譚者塗汙

唐人而已余質性愚下年將四十方見唐人興比之意
能讀義山致堯之詩至于李杜迄今未了何以去取若
不求其意而以詞爲去取則選者多矣何取余之一選
哉

宋元人詩畢竟意味短淺明人亦有好句而皆未得唐
人賓主轉換等法少有全篇葉文敏公獨賞集皆選今
人詩去取精嚴不敢出以示人徒自賞耳

問曰豈有七八十歲老人僅能讀義山致堯詩之理蓋
自貶以詭人耳答曰如重有感詩則知不佞于義山猶

未能讀也何言自貶以詬人耶

唐人選唐詩已出自所行一路何況元人明則更甚濟南竟陵如將宣爐鎔化傾入神仙廟模子中

詩壞于明明詩又壞于應酬朋友爲五倫之一既爲詩人安可無贈言而交道古今不同古人朋友不多情誼真摯世愈下則交愈泛詩亦因此而流失焉三百篇中如仲山甫者不再見蘇李贈別詩未必是真唐人贈詩已多明朝之詩惟此爲事唐人專心于詩故應酬之外自有好詩明人之詩乃時文之尸居餘氣專爲應酬而

學詩學成亦不過爲人事之用舍二李何適矣

人之工于諧世者耳目口鼻俱非已有乃得事事成就
人人歡喜詩文何足道哉而又附會斯文不得不于比
著脚于餘之詩元美之文易學而便用足矣李杜歐蘇
不亦無謂矣乎

七律齊整諧和長短適中最宜人事之用故白唐至明
作者愈盛初唐用以應酬亦是大人小事也

子美七律甚多却無篇不出中絕無應酬人事之作今
之學杜者盡一審諸

劉長卿送陸禮贈別殿士元送耿拾遺別薛柳二員外
請詩絕無套語

明人應酬能四面周旋一處不漏乃其長技却從嚴維
送崔兼寄薛詩來其詩云如今相府用英髦獨往南州
肯告勞譴崔兼及相府也水水近開魚浦出雪雲初捲
定山高木奴花映桐廬縣青雀舟隨白鷺濤泛敘景物
全似明人套語使者應須訪賡吏府中惟有范功曹舉
薛綽及于崔一處不漏三人得之未有不喜者而詩道
壞矣以視其柳塘春水漫花開陽邊有天墜之句

淮南大小山。照縣令云。和風動柳千。鬱曉清露沾花一。
縣春贈郡守云。雙旌每導隨。車雨五馬常嘶舉。扇風
遊人之官云。攀龍際會疑浮漢。分虎威權抵誓河。送隨
道云。春江風動千舸雪。滄海波凝萬庾霜。送入蜀者云。
出峽建瓴下。甲水上灘。卓劒萬重巖。送入游者云。屬棠
將帥迎金馬。召爲侯王出碧雞。送河使云。積石西來萬
里雪。逆河東去九條波。投獻云。昔瞻門下三千客。今逐
發中十九人。贈閩督云。越山平到嶺。閩水靜無涯。又云。
棘栽金作葉。槐剪玉爲花。贈閩撫云。春光山直上。晴色

海平鋪贈閩藩司云關遠心常望天高手自捫贈田學
使基云家傳田氏易席有孔門珍贈閩臬云爰書常視
祇吏道祇流涇又云動人風自善潤物雨皆靈贈再任
巡撫查云門開千里戟屏設兩州圖贈時令云北過巴
字水南渡石門關送兵曹爲關使云人間何一絕兵食
計兼資送嶺南縣令云羣人常值宿駱將每排衙又云
凝人長樂雨扇物未央風贈某學使云家藏太史傳人
抱子雲才贈湖廣學使云蘭蓀楚人咏珠玉使君心送
縣令云大河九里潤喬嶽萬重陰送浦城趙令云江花

重入茲道寒自連城贈久客者云星河移舊影砧杵動
新愁贈將樂令云問道龍川險今來似掌平水伯知政
善山亦見人情余四十年三作燕山遊客前兩度代筆
詩嫩烟拭硯隨盡此乃同寓友人爲壘旣計拾作一編
索命之名余愧謝曰朝飢方劇何暇擇言自可謂之乞
食耳耳今有此中語句何獨宏瑤卽李頎嚴維之應酬
詩去人不遠而星河移舊影砧杵動新愁極似山中之
語今不知贈者何人何以是我詩也餘可知矣凡贈契
友佳作移之汎交卽應酬詩

余自代筆而識四大家受病之故焉彼之仕途泛交與
余不識面之貴人何異彼遇歡或會別等事不論有暇
無暇須與之一詩與余之旅途困頓茫無情緒時忽然
索詩何異彼之無情而強爲之辭又欲似盛唐不得不
依樣造句與余之昧心蒙而說遇他人何異彼自謂鏗
鏘絢麗宛然唐人與余所舉乞食草中之無意思郭越
爛惡陳久餒敗之語何異所不同者余以秋根自命彼
以盛唐大家自許耳然余乞食詩實得少時十年沈浸
糞溝之力

鍾譚派于世無用一蹶不振二李法門實爲不祧之祖
何也事之關係功名富貴者人肯用心唐之功名富貴
在詩故三唐人肯用心而有變一不自倣蹈襲前人如
今日之抄舊時文便爲士林中滯貨故也明之功名富
貴在時文金段精神俱在時文用盡詩其暮氣爲之耳
此間有二種人一則得意者不免應酬二李之體易成
而悅目一則失志者不免代筆亦惟二李相宜故也古
人非執友非詩人不贈以詩故交遊間詩亦得有意有
情今世以詩作天書官祿尚書台鼎套禮之制定不免

用二李對句然當如服牛乘馬雞司晨狗守戶而已其
不可謂之詩譬猶牛馬雞狗之身不可以爲己身也蓋
泛交本自無情豈能作有情之語而又用處甚多今日
仕途用其有詞無意之詩可以應用而不窮且寫在白
綾金扇上亦能炫俗眼但不可留稿人若看至五六首
必嘔噦也然常用卧病山中生桂樹不可用大漠清秋
迷隴樹

今人作應酬詩者不必責以主右丞之送楊少府杜少
陵之和裴迪只作中唐人劉長卿之送陸澧李益之送

賈校書幾首請拜以爲五十六字之師